書集傳

書卷之十　　　　　　　陳大猷集傳

君奭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息亮反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

君奭始亦反

新安王氏曰有國故曰君奭召公名○唐孔氏曰保太保也

師太師也○夏氏曰輔相成王為之左右○陳氏曰召公不

悅於居位以求去也○呂氏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

告歸蓋與召公同此心已而成王盡禮留之周公既改矣召

公猶守欲退之心故於師保之任不悅焉周公乃作此書挽

留之夫大臣秉心公則惟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公私之間

世主所當深察也愚謂新安王氏謂周公歸政成王王未能獨斷故欲也而召公獨輔之以師保以不悅則公不忘以洛

若君陳諸書考之則周公歸老居洛以洛邑民以無逸誥之則周公終在朝以輔成王營洛往來洛邑之間也方是時洛邑新成而

殷民未純王化四方雖安而淮奄尚動王師天

命人心未易保也周公所以留召公也

君奭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

若曰說見盤庚○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周召自相語亦曰弗弔說見大誥義理貫以天下為心不私而遇喪亂又不幸而任此責豈所樂哉○愚曰我亦不敢知其基業永可信乎休或為災惟順上天輔誠之理而已○呂氏曰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乎不祥而自棄於不可為也人之於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謂其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修者也怠天之必怒已也謂其終出于不祥懼而不自強者也慮天之以禍已也天無必必非大也必亡若非如天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

家不知天命不易，以致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蘇氏曰周公與召公以天禍福未可知乎時召公以告曰君在我而已呂氏曰周公引召公前日之言而質之觀召公語意[illegible]云我不敢知與周公之言則召公之言可惜矣[illegible]氏曰天之禍福君不可必然可以禍福在我而已不可他求也○孔氏曰我亦不敢安于上帝之命故不敢不留○呂氏曰君不長遠念天之威於今日我民無所尤怨違矣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可以退身而他日之事則推他人○孔氏曰在我後嗣子孫若大不能恭承上下遏絕佚失先王之光明我老在家則不得知○呂氏曰天命至矣公可畏古先聖王所以兢兢業業也自天言之則曰不易自人觀之則曰難諶○馬曰天難信將恐甚墜命而亡不能經歷久遠繼嗣前人恭奉其明德至是則亡臣之義安逃責乎恭明德謂上下不克恭遏佚前人光而言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愚曰沖子成王也在今我小子旦非能自有所正於王其所啓迪惟以前人之光明施於王而已承上閔明德而言也呂氏曰既言光者明之體光者明之發由其所承則言其體由其所用則言其發既非克有正之辭則見以德自效求助於召公之意可見於言外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呂氏曰又曰紀其語之既終而復續也○愚曰天不可信我道所行東陽馬氏曰道說也惟以延長武王之德○無垢張氏曰受命者文王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周公道行武王之德則天必不用捨文王所受之命矣呂氏曰天固不可信所以不可信者以武王所以得天者則指天之實也言此以終迪前人光之實○愚曰召以天命王業之艱難誠留之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句絕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孔氏絕明恤小臣屏侯甸絕句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孔氏絕句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呂氏曰此章敘商六臣之烈勉召公元氏前人也○唐孔氏曰時則有若言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則伊尹時異而號別識見大甲○林氏曰保衡阿衡一也阿亦保之意所以尊伊尹故於太甲之時亦尊之耳○呂氏曰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閒故曰格于皇天保衡臣扈之佐大戊陳氏曰扈陟輔贊初與巫咸自湯至大戊一百二十年以三臣名同此者自家入臣以論年從後見於春秋以此歟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帝心故曰格于上帝自其偏舉者言之則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則謂之帝尤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輕重比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伊尹佐湯則格于天佐太甲則格于帝非伊尹治化不若前日太

甲則不若湯也巫咸之為治功在王室而格微之蓋猶有愧於二臣故不賞於伊陟臣扈之列而止言其乂王家也○孔氏曰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咸子○呂氏曰武丁舊學甘盤捨傳說而舉甘盤者盤源而說委也王氏曰甘盤不見傳於時已大過人此甘盤之力也○王氏曰巫賢甘盤猶惟此伊尹伊陟臣扈巫咸以有所列陳以保治有殷新安王氏曰此與巫賢以乂王家亦相似○唐孔氏曰多歷年之次所○呂氏曰惟天子祀以祖配天而冕服斯組莫不配天之數殷家之禮升而配天多歷歲處享實六臣之力也○愚曰純篤至也○張氏曰佑言天之所助命言天之所命○孔氏曰商家百姓豈實○王人誠見說命○孔氏曰其王無不持德○張氏曰明所以致其恭恤所以致其憂以其分別善惡故謂之明以其憂不得人故謂之恤○葉氏曰小臣左右近臣也○呂氏曰并以侯甸謂并之侯服甸服也葉氏曰言小臣則大臣可知言侯甸則外服可

知○愚曰人君既皆秉德明恤小大內外之臣況於外小大
之臣咸皆奔走惟於此惟有德者稱舉而用之以治其君事
君臣務德諸侯信兆民凡有事于四方如卜筮之神卜筮[illegible]則以斷民
罔不信之所[illegible]孔氏曰天子四國多方謂[illegible]不信召公自可求去八臣上致天休下實
民生中成君德又召天下賢俊使以道德薰陶底於罔不是
孚之盛此眞大臣之職業召公安可不量行止而欲去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
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愚曰嘗畀於理之謂平極其至之謂格○呂氏曰平則常久有
壽之理○愚曰德格則與天流通以得其壽○呂氏曰前章
言湯而下君臣各盡其職盡乎格之實故天保安乂治壽殷
之祚○孔氏曰有殷嗣子紂天滅亡而加之以威○呂氏曰
天保乂有殷如此紂乃驟亡況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乎今

汝留畀而為周家以求之念則天命可固其治效亦明著我新造之邦(張氏曰偶者所以治之也明者所以明之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寡白反)叔有若閎(於萌反)夭有若散(素但反)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愚曰禮記緇衣舉此寧王之德作文王之德今從之言文(下文闕王)上文可徵○呂氏曰割裁也申重也勸勉也上帝之相文王裁割其偏申重勸勉以日新其德(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蓋所以割文王之德而致其勸勉之勉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所以申勸文王之聽而進其緝熙之學文王之於緝熙敬止皆上帝之割申勸非復有闔之者也○林氏曰割申勸猶所謂明天謂其厚也○王氏曰割謂割斷裁也)以集大命於其躬即若德之致也文王屢艱難為之時以任天下之責故其心庶幾能修

和有有太和貫古今盈宇宙而不息然紂爲天下主戾氣充塞和則殺矣故文王修而後之蓋修己之和而推之諸賢也東陽馬氏曰修之使不偏於和之使不乖○孔氏曰文王亦惟有賢臣之助虢叔字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夭宜生顛括皆名○呂氏曰五臣可謂發文王猶曰人才之少無能往來於此導迪常教故文王自視蔑有小德降于國人此乃學道未見之心也王氏曰周公又謂若無此五人往來於此以迪常教則文王無有德降于國人也○孔氏曰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張氏曰殷有伊尹伊陟之徒故天惟純佑命于人罔不秉德佑之文王亦有五臣亦如殷時天惟純佑亦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是五人昭顯文王之德○呂氏曰迪見謂蹈覆而實見冒聞謂冒上而升聞○愚曰言爲天所見聞上言集大命天集之於文王也此言受殷命文王受之於天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

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呂氏曰武王纔出文王五臣一人先没惟此四人尚迪有祿位言故老猶存（林氏曰死者無祿不詳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祿○呂氏曰文武君臣其天人之際皆已絕）

（然知曰迪知闇曰冒闇將曰發將聞曰聞稱皆指其一知其全大其用惟其效非若後世下出下入治求小成之謂也）○孔氏曰劉殺也謂誅紂○呂氏曰四人既集大勳遂顯其君惟覆冒之所及大盡稱武王之德言德教達于四海也於文王稱其原於武王論其效（林氏曰文武佐命元功多矣獨稱虢叔五人者皆其舊臣事遂及文武耶伊尹事湯又事太甲伊陟乃尹子臣扈非湯舊臣皆故世臣巫咸巫賢世為大臣甘盤小乙舊臣以遺武丁周公所舉民臣舊德故武丁出不及傅說文武世不及太公周公謂吾與召公正如數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耉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愚曰詩云就其深矣泳之游之大川不可游游則必求所以

濟不濟則有沉溺之患○唐孔氏曰今童子在我小子之身

譬如游大川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新安王氏曰[illegible]

至難如游大川○胡氏曰洪大川必待人相持方能有濟○呂氏曰下小子指成王○愚曰成

王雖親政然尚幼冲後來在位同汝當與我協力輔之大無

專責於我而欲自去○孔氏曰耇造德之成之德也鳴鳥鳳

也詩見卷阿[illegible]氏曰以[illegible]故曰爲鳴鳥○呂氏曰時周方隆盛無鳳在郊詩

言鳴于高岡乃詠其實召公若收斂退藏不勗勉成王所不

逮耇德遠引不降公不留則我不能獨保今日之[illegible]往郊之

鳳將藏而不鳴○愚曰況能進於極至乎新安王氏曰文王初興以[illegible]岐山

爲周人受命之符[illegible]公苟去而不能如五臣之輔文王可[illegible]鳴鳳之祥況能若伊尹伊陟臣扈之格天格[illegible]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愚曰周公歷述殷周世臣之盛勉召公大視此以自安○呂

氏曰文武受命其休則無疆矣然后稷公劉以來積累締造
亦大艱難也思其休則當有以承之思其艱則當有以保之
苟絜身而去不爲社稷長慮則後墜之其告君謀爲寬裕爲
久大之規模胡氏曰成曰召公不怡故以急勉勿去謀爲寬裕我終不獨善使後人迷亂
周公自言其所以不去者以勉召公也呂氏曰謂欲使後之人以前人明德不至昏昧於前人
光也○愚曰君奭以殷六臣周五臣事業勉之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
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愚曰乃誥辭○蘇氏曰此前人指武王也○孔氏曰偶配也
張氏曰前若天之偶也后若君之偶也○呂氏曰前人宣布其心乃悉傾倒以命
汝實之輔佐儀刑具瞻俾作汝民之極陳氏曰使民皆於汝取中其命之
辭曰汝明勉以偶配輔佐王者張氏曰勇則不勝勗則不怠命之大者如
此召公在王亶哉乘此大命○愚曰乘載也猶負荷也欲召公

哉武王付托之大命而不墜厥文王昔遇之厚德而不忘焉

我周家大承當無窮之恤益貴學文武以感之使留也蘇氏曰周公與

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朋人於其以勝以所故也一
公以為民德日已彼明勗偶于王力一以承大命於文武之舊德一

以丕承無疆之恤為武王之
言如此而可以我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illegible]大否肆

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

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

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

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新安王氏曰古人質直故周公於召公或曰君或曰汝曰保

則稱其官曰奭則稱其名○呂氏曰所告汝皆我所雖信允

當而不可易者○王氏曰大否大亂也○愚曰汝其用力於

敬以我監觀殷家喪亡大亂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不以天

為可信故惟若此誥以留汝呂氏曰召公之[illegible]事豈[illegible]嘗其欲退之心重則於於退矣有術於此則遺於彼故周人[illegible]以操存之功也○孔氏曰襄因也○呂氏曰亶固有惟曰周家之治實因我二人而已蘇氏曰襄成也則業成於我二人豈可捨我去耆嘗閒汝之見其有合於此哉汝亦言曰是在我二人但天休滋至功業日隆福祿日增惟我二人將不能勝○蘇氏曰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盈滿為憂也○呂氏曰周公言汝若懼滿盈則汝克自敬德益加揚明揚俊民布於列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憂滿而欲去若他日天下無事在汝遜讓此後人於大盛之時則召公不必去矣陳氏曰今日未[illegible]大未有俊民可遜則召公未可去他日若大臣之進退以人才為重不以[illegible]任其事則身可以去○愚曰周公復嘆而言篤於輔弼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於今日之休然文王之功猶有未備我欲以勤而成之○三山陳氏曰大覆冒海隅出日之地際天之所覆極地所

載日月所照無不率從俾使則文王之功始成蘇曰以王命治道成周奠□在此書之治殷則文武治效未之有如此○呂氏曰如此始盡吾心始不負大臣之職業始可謂之不時可以遜於後人而去也○愚曰右二章以文武留之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呂氏曰惠順也○愚曰我所以不順汝意若此多誥留汝者我惟哀于天及民也蓋召公去則天命替民生失所此周公之所閔也林氏曰天休滋至一人弗戡則召公之留而閔天越民則周公之憂召公之憂者一身之計周公之憂者[illegible]天下之計故召公以為當去周公則以為大義所當留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呂氏曰召公之欲去見民之罔尤違謂民心已安而可保也故謂君諳歷之久惟汝知民德亦罔不能其初鮮能有終耳

惟其終可也其祇順此誥往矣敬用其治不可忽而去也○

愚曰右二章復以天與民留之蔡氏曰二章言天命民心又天命之不也故留之言民德○林氏曰召公當寧主諸侯相康王見終成王之世猶在可為於周公歸政之初乃不悅而求去蓋大臣之用心在天下而非自為然如一身周公留則已足以任經綸之責吾其不必求進可也周公即世非吾無以當寄命之重固不求去哉

蔡仲之命　周書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說見下文○林氏曰踐猶履也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婢亦反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繩證反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呂氏曰冢宰首六卿總百官蓋天子之相周公以三公下行相事三公無職六卿則分職三公論道六卿則行其事周制每

以三公兼六卿同精粗於一職也愚曰太甲時伊尹以師保位冢宰則然剸亦然○孔

氏曰百官總己聽於冢宰謂武王崩時群叔見治故○群叔流言謗

見於滕○愚曰三叔以殷叛今止稱其流言豈殺親者隱惡

周公之心也蘇氏曰若管蔡不叛周公必不以流言殺曾周內○新安王氏曰致辟用法

殺之也○夏氏曰周公東征即就商地致辟于管叔○唐孔

氏曰囚拘繫之○孔氏曰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呂氏曰蔡

叔罪輕於管叔故不殺而囚之○新安王氏曰霍叔罪又輕

於蔡叔故削其爵土降為民伍三年其屬籍不與兄弟叙齒孔氏

曰齒錄也○或曰齒如齒之列不齒謂不得與諸侯之列然有車七乘三年而復國不絕

也夏氏曰古者一里之地出車一乘蜀以出車七乘之地所出之賦以奉之○呂氏曰詩言閔其失道傳言二叔不咸康誥言成

王伐管叔蔡叔而不及霍叔其罪可知○孔氏曰蔡仲叔之子○林氏曰庸常祗

敬也張氏曰德出於所性庸之於所以而已庸常祗德也祗敬德也○左傳曰周公舉以為己

卿士惠孔氏曰周公為卿內諸侯得立二卿○呂氏曰周公豈然於三叔之刑罪而仲能用敬德則可舉之○葉氏曰舜殛鯀而興禹

禹周公因蔡成而命仲一也○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禮猶蒯聵在而
輒立衛是以亂故孔子將為政於衛必以正名為先而周公
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葉氏曰乃命諸王請命於王也○
孔氏曰蔡在淮汝之閒○蔡氏曰仲不別封而邦之蔡者不
絕叔于蔡也新安王氏曰叔度記武王封叔度於蔡然蔡為叔之續封○林氏曰蔡叔有罪
則因之不以弟而移蔡仲之賢則封之不因父而棄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去聲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
土往即乃封敬哉
王若曰說見盤庚○呂氏曰書雖王命實周公之意○孔氏
曰胡仲名○愚曰呼小子胡是而親之也率德循其祖有之
德也改行改其父之行也呂氏曰改善不言其本然之惡不行言特所行之過非本然也○呂
氏曰仲能如此是克謹其道途轍不差也○孔氏曰肆故也
○新安王氏曰蔡土在周之東○孔氏曰即就乃汝也○愚

曰封者累土以爲疆界之識○呂氏曰敬哉者欲其毋失此心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呂氏曰周公不忍兄弟之惡播於天下故望仲庶幾能蓋之○邁說見禹謨○愚曰善事君爲忠善事親爲孝忠孝者百行之冠冕萬世之軌範也叔之愆在於不忠不孝故無以開國貽後仲務盡忠孝進其武自己作古克勤無怠垂法後人則父之愆可以蓋矣呂氏曰斯須之怠術業或在數百年之外不可不謹其原也

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愚曰以祖爲法以考爲戒孫氏曰彝文王之訓蓋乃以之罪所書忠孝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呂氏曰勳安樂者溺於肆勳憂患者溺於拘肆者固當節抑拘者要不可不開廣之也仲遭父之變動心忍性雖克庸祗德豈無或過於拘者乎故言天人無適無莫之理以開廣之俾無以父之惡得罪於天人而自沮也進德布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蔡叔之子而不得辭其國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當俾觀萬善隨其時以為獨率於文王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當懲戒萬惡絕其本根以為獨改於蔡叔所以進之者甚矣陳氏曰治以道而致善雖不一苟在所可欲則皆足以致治何以同哉此戒以無一善之不可為也以惡而致亂雖不一苟在所可惡皆足以致亂何以同哉此戒以無一惡之不可為也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張氏曰人情常勤始而怠終能謹其初又惟其終則終以不困不惟厥終則終至於困且窮矣困有時而通窮則無復通

也○愚曰仲率德改行是能謹厥初矣今既就封故以惟終勉之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蔡氏曰勉汝所當致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之邦康濟小民愚曰康者遂其安濟者拯其難也五者侯職之所當盡也○愚曰五事各有次序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呂氏曰隨時隨事莫不有中率皆由於中則無過不及之失○愚曰作聰明謂穿鑿以爲智也○呂氏曰舊章蓋文武典憲布在侯國者也平實正大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於速而貴於詳邪說常乘忽遽之時而入惟詳其視聽安徐審同異非畢見故詳者聽覽之大[illegible]

也○愚曰側言邪僻不正之言也度規矩法度與側言正相
反舊章常度即中道所存內不變於己之私謟外不改於人
之私言則厥職盡而亭則嘉汝矣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愚曰荒不治也棄不守也○呂氏曰仲嘗荒棄王命者也之
遠時之久敬或有時而替故於終復戒之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呂氏曰大誥序言三監及淮夷叛多士言昔朕來自奄今復
言伐淮夷踐奄是成王即政後二年再叛也○孔氏曰踐滅也
[illegible]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孔氏曰蒲姑齊地○呂氏曰按奄九二加兵矣長惡不悛故
遷其君以變移之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伐奄見成王政序宗周誥見召誥○唐孔氏曰成王歸自奄在於宗周諸侯以王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咸告天下史叙其事作多方蘇氏曰予讀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讀大誥至多方又怪周安殷之難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多方之士是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乃知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歸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哲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西漢道德不及殷殷衰矣然王莽公孫述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而光武成功使周無周公則周未可保此周公所以畏而不敢去也○呂氏曰多士與多方辭指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誥新民者也故其辭說多方為畧多方既践奄而徧誥庶邦者也故其辭視多士為詳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

王若曰說見盤庚○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者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終以見大誥康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王命也漢儒乃謂周公居攝稱王益未嘗考此○猷說見大誥○新安王氏曰告四國告多方○四國說見多士○呂氏曰王於殷民而告多方何也三監奄相挻而起驅扇者廣今雖平殄然餘殃猶或在人肺腑恐其有時而發故渙汗大號歷序天命之公古今之變征誅放逐之本末俾多方咸與聞之大破其疑而深絕其根蓋在於此矣愚孔氏曰自武王誅紂及成王即政所封殷後以天下諸侯多方見殷之舊國其人未服周家必先命君臣於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然大抵二公此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

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

寅念于祀

新安王氏曰殷侯謂武庚武庚立居殷地故曰殷侯○愚曰我周誅紂殷命已絕而立武庚為諸侯以長其遺民是我大降與爾之命而使之更生爾多方所共知也○呂氏曰武庚與殷民獨迷不悟大肆計較以圖求天命（愚曰謂則武庚作亂以圖興復）不求遠敬念於保宗祀之道以自滅亡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為之私而非天命矣此深示天命不可妄干乃一篇之綱領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去）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質致二反）日欽劓割夏邑

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天之所奪非

人力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為予奪者以其德與不德耳爾多方當謹於奉上以順天命不可有他志也○王氏曰惟帝降格有夏與多士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同○呂氏曰桀大其縱逸雖憂民之言尚不肯出口況憂民之實乎○張氏曰淫言其行之過昏言其心之迷○葉氏曰曾無一日勉于帝之所迪帝之迪謂上所言降格也薛氏曰帝之迪天道也乃汝所素聞○呂氏曰桀不順帝命而以私意圖之是逆天也帝命在民承帝之命惟有愛民更無他法桀外圖帝命又抑塞生民之所依何異却行而求前乎蓋民所依也若依於仁依於賢依於衣食之類皆塞絕之○夏氏曰桀乃反大降罰增崇其亂於有夏之國○陳氏曰甲始也張氏曰甲於十干為始○呂氏曰原其亂因蓋始於内亂妹喜之嬖是也蓋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國於天下此探其根言之也桀之心既

蠱自賑恃虐不能導承其衆○王翊曰進善也○新安王氏

曰洪大舒緩也言桀不能大惟善人是敬以寬裕其民○呂

氏曰畢擇夏民之貪叨忿懫者尊用之以戕虐邦邑林氏曰貪叨者重斂以傷民財忿懫者嚴刑以殘民命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

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林氏曰舉湯之代夏以明周之代殷亦然也○孔氏曰時是

也○愚曰顯者明之至休者美之至桀既失君德天於是求

民主故降顯休命于湯使刑殄有夏刑殄伐其國殄言絕其

緒呂氏曰民不得不服于湯湯不得不受民之服是豈人力為之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孔氏曰純大也

○呂氏曰天之不畀於桀大矣然桀之絕天者大故天之絕

桀者亦大○愚曰義民賢人也賢人本能使其君求受衆多

之奉享而桀不能用之賢之在下者雖多何補是桀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永于多享也○蘇氏曰桀所尊用者皆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之道也（陳氏曰保享于民保民而享于民也保民謂君保乎民享民謂民享乎君也○呂氏曰民即前所謂叨懫日欽者也）○呂氏曰乃相與專虐其民至於凡有所爲欲耕則害其耕欲賈則害其賈無一能達所謂百爲大不克開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葉氏曰簡閱也如簡在上帝之簡（呂氏曰簡擇也簡時民方擇君也）○張氏曰慎其所麗則所麗者善也（呂氏曰上文言民之所保此言君之所麗）○呂氏曰湯謹於所底麗乃爲勸民之本其民所以儀刑觀法而用勸也（陳氏曰乃勸者君勸夫民也用勸者民勸於君也）○愚謂自湯至于帝乙無不明其德謹其

罰言尚德不尚刑也故人心感之亦能用勸至于要囚斷獄
之際（要囚謂見於獄詞）殄戮多罪則刑當於理天下曉然遂其罪亦
能用勸（者民之入於刑者亦不以爲然皆用勸也）縱釋無罪則天下歡然知罰
不妄施善惡可恃亦能用勸得民如此所以保天命也○呂
氏曰毋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
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愚曰
多方皆殷之臣民爾辟謂紂也○呂氏曰殷先王世傳家法
如此今至汝君乃不能以爾全盛之多方坐享天之成命（陳氏
曰多方一也湯能用之以作民主紂不能用以享天命在所用者如何）○新安王氏曰此言殷之興
其詳言其亡甚略蓋對殷遺民不忍言其失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
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呂氏曰周公先自歎始布王命（或曰下文兩言嗚呼皆在王曰之下此恐錯簡）○夏氏

曰以誥辭而告爾多方○愚曰非天用意棄夏商林氏曰桀紂之得
佃配慝之敢配之天乃惟爾桀紂之君多方亦夏之遺民故告言爾辟以爾多方之
衆大爲過惡以計圖天命也桀紂肆行暴虐自以爲足以制
民保國是以過惡而圖天命也秦始皇峻刑戮殺豪傑焚詩
書築長城以爲子孫萬世之計所謂大淫圖天之命不知天之
棄之正以此也○孔氏曰屑盡也陳氏曰瑣碎也○張氏曰天罰之
盡有辭說與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同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去聲之
呂氏曰集積集之積享享國之享治世之政積其所以興所
謂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亡所謂不集于享也桀闇
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亡○孔氏曰閒代也
○愚曰天使足以有邦者代之比桀之有辭于罰然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愚曰上逸安逸也下逸過逸也謂以過逸爲安逸猶言安其危利其菑也林氏曰逸暇逸甚言其逸也猶言暇乎暇也○呂氏曰紂不能保厥身反淫泆又加逸焉言過於桀○蘇氏曰蠲絜丞升也○張氏曰紂圖其政穢德升聞故天降是喪亡○愚曰此紂之有辭于罰然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鄭氏周禮註曰聖通也○愚曰有通聖之聖周禮以知仁聖義中和六德教萬民是也有大而化之之聖中庸言天下之至聖是也此所言乃通聖之聖呂氏曰若大而化之之聖曷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可致哉然而大而化之之聖亦通明之極而化者狂之克念亦大而化之之事也此以皆謂之聖○呂氏曰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能念則聖王氏曰孟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其心之謂也以此言之思曰睿睿作聖不思其心以思所謂罔念則雖聖而作狂克念則雖狂而作聖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紂雖狂惑如其能念則作聖亦無難故天以商

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而待之暇而寬之使依於其子孫而覬其改焉林氏曰武王之所爲即天也五年者自武王未克紂之前五年盡以紂之惡顯爲可戮而猶冀其改過是乃天心[illegible][illegible]之也然紂大爲民主愚曰爲大君也民曾無小善可念可聽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呂氏曰紂之改終不可待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葉氏曰大動以威言天大譴告紂開厥顧天迹顧諟天之明命之顧罔堪顧之迹乃眷西顧之顧[illegible][illegible]氏曰開以顧天謂人顧天也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陳氏曰天求多方欲以代紂故動紂以威示有所驅除以開啓其能顧天者而爾多方無足以堪天所顧○愚曰民承君者也周王乃靈承于旅蓋民爲邦本故善奉承之而不敢失多士言靈承帝事此言靈承于旅蓋文武之承民猶其所以承

天也○吕氏曰德之重輕者莫能勝文武之於德實能勝而用之漢唐賢主嘗無欲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者非有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愚曰文武能承民用德故可為神之主可為天之主陳氏曰山川社稷得其安二句照應篇首之辭其序皆人上有別上文也文如文王是百辟之式○吕氏曰天不言所謂式教者非諄諄然命之也蓋文武既足以得天而天理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啓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愚曰謂天誘其衷誘謂謂天使天相也是乃天之所以式教而用以休美天與以殷之王命長爾多方向者天命未定猶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敢適汝哉乃無一能當天之意觀者惟周王足以當之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猶懷不靖欲何為也明天命以銷服四海姦雄之心莫切於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

爾曷不夾協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愚曰今我何敢演於多誥蓋開爾之迷使不速戾自滅是我大降與爾四國之民命也○孔氏曰忱誠信也○新安王氏曰裕寬和也○愚曰爾何不去其懷疑不安之態忱信我誥而安裕以處于多方乎○新安王氏曰夾左右輔之也介相助也○愚曰乂猶用乂保辟之乂謂治其君之事享奉也我何不來輔我介助我乂治我周王以奉天之命乎呂氏曰天之所畀不可辭人之所與不可拒非有私也已擬之爾遊天之命可以自夾介乂治之與之周享天之命謂此○張氏曰爾多方欲保其祿位而畀其天命可不夾介乂以制于乎○唐孔氏曰治田謂之畋○呂氏曰爾前日之叛當剿絕其宅收其田今爾尚得居爾宅治爾田張氏曰言不失其安養爾何不思我周之大造惠順王室以熙天之命乎○愚曰四國順王室而不叛則我周之天命益章大光顯矣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一遙反）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愚曰爾受我導迪屢矣乃猶不靖由爾心未知自愛而然○呂氏曰（爾屢不靖者其故何哉不勝其煩矣周公乃爾心未愛其身加戮於爾大此以刑之人所）曰由不自愛故爾乃不能大安天命亦云生動搖爾乃盡播棄天命自亂綱常閟欲人信以為正蓋四國紛殺叛以求興復自以為義其教告之謂教之告之也○唐孔氏曰戰伐其國執取其人受其要而囚之（要讀康誥）見○呂氏曰教告如大誥多士之訓戰要如東征殘奄之師既至于再至于三矣○夏氏曰我降爾命謂今日所降與汝之生命○呂氏曰若猶不循省不用我降爾之命則將大罰誅之不可復望前日之恩貸此非我周秉德不康寧

而欲撫綏爾民人乃惟爾自速召辜罪而已秉德不康寧多士多方皆言之蓋爾頑民不自省己之屢叛乃不康寧之大者反咎周之討伐遷徙為不康寧所以復出為惡故每撫而告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魚列反）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蘇氏說見大誥○呂氏曰此章勉長以治商民者以勞來安集之事告殷多士足矣而復及於所有四方多士者蓋欲天下知安商之本末也監蓋王命監成周之新民者如周公君陳之職是以總戒之於民有君道焉故謂之臣我監不曰臣我周而曰臣我監舉其親於民也○孔氏曰越於也胥相也伯長也相長者小大衆正之官（蘇氏曰猶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呂氏曰胥伯

以大殷士亦微有職於成周其治新民者選商民之時就擇其豪傑以長之乃綏撫之要也○臬說見康誥○

呂氏曰爾新民奔走服事臣於我監今既五年不為不久矣林氏曰殷曰祀周曰年今稱祀者告殷民故也○林氏曰於胥伯小大多正之官實多士之表率爾無不能守法度其有身自作不和者夏氏曰謂毋狹陝犯也爾多正當有以和之其有室家不相輯睦者爾多正亦當有以和之○愚曰爾能和其人民則爾所治之邑政教脩明是汝能勤於汝之事而盡職矣張氏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指身也爾室不睦爾惟和哉指家也爾邑克明指國也

爾尚不忌於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愚曰此告多正以和之之道也凶德即不和不睦者是也○穆穆說見洛誥○呂氏曰爾庶幾寬綽敬心不忌疾于凶德

於則以穆穆和敬端居爾位以臨士民則有[illegible]乎顯名以[illegible]

謂於觀感之際矣 蘇氏曰明[illegible] ○夏氏曰省閱爾所治之品謂

所以介輔王室 呂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而功厲[illegible] 爾乃自是洛邑庶幾永以力畋爾田

謂長保其祿也 林氏曰天子六公卿大夫士皆有[illegible]

所謂尚永力畋爾田也 ○張氏曰非特求保其業天又畀矜爾畀者錫之

以福也矜者憫之以仁也非特天畀矜爾我有周又大介賚

爾盖人君之賞順乎天也大介如佑賢輔德是也大賚如錫

之山川土田是也○呂氏曰登迪爾拔置之王庭○陳氏曰

其在王庭而能尊尚爾所事者當有服事在大官 夏氏曰謂不特[illegible]

於成周而已 ○張氏曰此所謂大介賚汝也 呂氏曰多士休商民[illegible]周公既以

大義裁之此篇復以此為勸[illegible]

干[illegible]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不享爾乃惟逸惟頗頗破多反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探吐南反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呂氏曰前章既勸之以賞此章復董之以威下之奉上曰享爾多士若不能相勸以信我之誥爾則惟不能享上○王氏曰士治民者也多士不克享則凡民視效亦惟曰不享矣○呂氏曰天威在上未嘗求人而加之也爾如此則是放逸頗僻大棄遠天命則是惟爾多方探天之威而自取之我職為天吏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蘇氏曰離逖遠徙之也夏氏曰罰不止遷于成周而已○吳氏曰此章主言爾士而言爾多方探天之威意者其懷惡者非特殷民也○呂氏曰後世或以刑賞為霸政非王者之事今周公所言乃賚之賞戮之罰何也以周公之心賚天之所畀於此周公之戮戮天之所討也公何與哉其視霸者區區然以私愛民以威懾人不待然則王者之賞罰天也霸者之賞罰人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

三山陳氏曰多言以告非我本意我惟敬告爾以天命周之

得天下皆天命而汝不知故此篇言天言命尤詳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呂氏曰教誥已終復呼而語之史特書又曰所以形容周公惓惓無已之意○愚曰時指今日也○王氏曰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呂氏曰滌舊惟新自此可以洗心為善苟不能敬于和睦之道猶復爭亂則自底誅罰無我怨也商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爾殷政之時是一初也不能更始而為三監之亂既失此初矣周公遷于洛是又一初也復由叛棄未靖則又失此初矣今多方之出復與之作始是又一初也若又失此初則眞無可言者矣

立政

呂氏曰無逸立政相為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然是心雖具舉政財不過布在方冊而已故先之以無逸有是心而不知所以施則去道愈隔又無幾故繼之以立政

周公作立政

愚曰取篇內立政二字為名○孫氏曰立政在於任賢故多

以任官得人爲盛言（呂氏曰此篇皆言爲治所以得賢其極至於天中 重之意出於篇之誠深長之味溢於言外者之）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稽首）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若曰說見盤庚○拜手稽首說見益稷○林氏曰嗣天子嗣世爲天子也繼天作子謂之天子君臨天下謂之王○唐孔氏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示已重其事欲令受其言（告）如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已拜手稽（首）與此同也○愚曰周公全呈王曰我拜手稽首告嗣天子今歸政以王天下矣（此亦在說下句取政附此 如此以同成王故公謂之）職爲政在於用人用人之意以戒王曰云云○孔氏曰自常伯至虎賁皆左右近臣常伯常所長謂三公○愚曰常伯常任常所任事謂朝卿○孔氏曰準人平法之人（或曰獄官也皆以大夫爲之 以三宅言之準大）

事乃若乃惟大今所舉蠻不及牧敢嚮命召公卿大夫……氏

東西一伯諸侯則是常伯亦兼牧伯之任長者召五見侍

曰綴衣虎賁也如冢宰人掌舍之類虎賁得王之居蔡氏曰如字

賁氏掖賁氏之類王氏曰綴衣舉內侍之類虎賁舉宿衛之類職微而親近二毛同職者皆爲親近之任也

唐孔氏曰周公復言而歎曰或曰周公曰疑衍文美哉此五等之官乃立

政之本然知恤得其人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

之行斷去

呂氏曰周公既歎知恤者鮮復歷舉古昔以告求賢任官世

主而嘗不謂此語然者爲之而非實蹈之古之人允蹈乎此

者惟有夏也○孔氏曰競強籲招呼也忱信也○蘇氏曰夏

之王室所以大強者以求賢爲事天之實也王氏曰無競惟人惟得人爲能無競○

林氏曰天下有至強之勢不在於山川之險人民之衆甲兵之強府庫之充惟在得賢而已○愚曰用賢則天

職畢修天事畢治天民畢安是乃欽崇天命而尊上帝王氏曰祗

賢則內可與之正心脩身外可與之立政立事孟子言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此言正心脩身以事天此[illegible]言與[illegible]刑[illegible]以[illegible]民此言立政立事以事天也所以事天者皆以下化民所以事上帝○朱氏曰賢乃天生之以遺其君使相與同心共[illegible]其民乃天所以[illegible]訓用賢不謂之慢天乎○王氏曰顧俊之道在乎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呂氏曰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誠見大體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知之深則信之篤也統名之則曰俊而所以為俊者則有九德之別苟不能實知篤信於九德之行雖號為賢猶無益也自皐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為知人之法

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

或曰此上疑有缺文○王氏曰宅者居之而安之之謂愚曰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當皆非安之也○蘇氏曰事即常任牧即常伯準即準人篇中論宅俊不一然大要不出是三者○愚曰夏之臣自其君於賢實知篤信如此乃敢告教其后曰不輕於進言也其重於薦也拜手稽

首上文見義敬於后申之曰以能宅汝事牧準之官如此斯可
爲后矣宅人之要必謀以詢於人而以審於己用其大順於
德者乃可宅人
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吳氏曰彼夏之三宅皆用有德此乃三宅曾無義民謂是不
義之人指桀言也○呂氏曰由桀之與德弗作往日任用往
惟俊德是任故有室大競惟暴德是任故絕世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
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愚曰於夏言迪惟故於湯言亦越謂與夏同也○孔氏曰越
於陟升丕大也○愚曰釐理而治之也耿光明也事事物物
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其大者成湯升陟王位大釐

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下使事物昭然各當其天理即丕釐上帝之明命也然其本乃在於用宅俊而已○王氏曰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呂氏曰三俊謂他日次補三宅者實儲蓄以待用者也蓄宜常儲蓄俊浮勃於身後之治則出之濶儲蓄其既確允繼於身後所得俊數十年求三代為社稷長遠慮服然心腹之任固宜預求其繼也○呂氏曰即就也所用之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之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嚴敬賢者一話言一舉措惟大法式之故能用三宅三俊而俾之自竭○愚曰商邑謂畿甸也其近而在商邑用協和其邑謂賢者用而教化行故民俗咸和也其遠而在四方用大法其所見之德所見之德即用協之德也謂四方觀感皆儆此協和之化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音閔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呂氏曰受德紂之德也○暋彊說見康誥○新安王氏曰羞進也有崇尚之意庶衆也習爲習熟也羞刑暴德崇尚刑威而爲暴德者也○呂氏曰庶習逸德備言羣醜者也孔氏曰暴德言以暴虐爲德說見盤庚言以過惡爲德○林氏曰惟羞刑暴德之人則與之同治其國而民莫不苦其殘害惟庶習逸德之人則與之同治其政而莫不底於廢壞愚按張氏曰桀之暴紂之昏若非所以爲德而桀紂曰受德暴德逸德者得非有所得曰德乎有君子之德小人有小人之德彼小人而無德則其爲昏爲暴也無味而以亂爲德暴德逸德固同氣相求也○王氏曰桀紂之所以用非其人者皆本於有邪德故周公嘗論桀紂必以曰德推本而言之也○王氏曰天之罰之非遠而易之也故曰欽○孔氏曰天使我周王有華夏用商所受天命奄治萬姓奄說見禹謨○呂氏曰非有罰之者而罰至於亡國非有使之者而使其有夏是謂天罰○呂氏曰夏商之興亡不出於任用得失之間而已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愚曰亦越言文武亦如湯也克知者[illegible]能知之非疑似之知灼

見灼然見之非髣髴之見見其知灼見亞文也文武之知宅俊皆曰心者蓋知其人之心然後可謂之知人也呂氏曰三俊特用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見其心他人則疑信相半矣○敬事上帝說見上文呂氏曰夏曰尊上帝商曰丕釐上帝之耿命周曰敬事上帝蓋事天以賢三代所共也

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或曰此言三宅大臣也立政治民之長伯長謂諸侯之長伯如二伯之伯即常伯也立政事之任人即常任也準夫即準人也牧即九牧也三宅非指三人而言蓋三種之職云耳凡治民之長皆牧也凡任事之長皆事也凡刑官之長皆準也此上既言立民長伯下又言牧乃摠之以作三事意者以牧民為重故詳言之然要不過三者之事而已夏氏曰準夫牧謂準夫不可專任法以牧民當以仁政牧民爲事即準人也此三職在夏謂之乃事乃牧乃準至文武謂之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至成王謂之常伯常任準人蓋官名隨時而變也○愚曰此疑有錯文之説未敢質○張氏曰其職各有事焉故謂之作

三事（呂氏曰所謂三宅也）○王氏曰此篇屢言三宅而先後之叙不同

者明官使之際皆當極謹而知所先後也

虎賁綴衣趣（七口反）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王氏曰此內廷小臣也○虎賁綴衣說見上文（王氏曰前言綴衣虎賁此言虎賁綴衣所以與三宅同意）○唐孔氏曰周禮趣馬為校人屬官掌贊正良馬

○呂氏曰上三者表御小職尹則其長也○唐孔氏曰左右

攜持物器供用之僕謂寺人內小臣等也○新安王氏曰凡

治事曰百司（王氏曰百司服役之類）凡掌財曰庶府（王氏曰若泉府內府玉府之類）○呂

氏曰此內廷之百司庶府也下文表臣百司乃外廷之百司

（愚曰內之百司庶府如宮伯膳夫大僕人內司服內府之類其司未必盡言者以見其多猶今之諸司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愚曰此都邑及外廷衆職也○夏氏曰大都小伯謂大都內

之小伯也（愚曰其對上文言之故曰小伯猶上小尹也周禮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注小都卿

六遂邑大都公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也六遂言大都舉其重者也○蘇氏曰藝人執藝以事上者

呂氏曰數卜巫匠之類表外也有兩百司此於外之百司也○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建邦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九辨法者

老焉○愚曰尹伯即藝人表臣百司太史之長也如樂正醫師爲樂官醫官之長百司與太史莫不有長與其長以見其餘

也呂氏曰九官中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密邇近而見庶府以賤人所易忽也以其藝人則其或闕而以物上心而見太史以典掌法則而見尹伯以小大相維繫所繫而見其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頭百司之數者也○呂氏曰既歷數衆職而總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

言九有職位者無非吉士也常久也言終文武之世無非吉士也蓋長短雖不齊要皆良善之人不容一憸邪傾險者投其間此文武所以立周家忠厚之治體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王氏曰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也○張氏曰周禮大國

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於三卿則大夫是也旅則衆士也○孔氏曰夷蠻夷也○林氏曰盧微見於牧誓益西南夷也○孔氏曰烝衆也呂氏曰烝或蠻夷之名而失其地闕○皇甫謐曰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蘇氏曰湯始都亳後累遷之地皆以亳名○孔氏曰阪險也○林氏曰言夷微盧之衆及三亳之地與九阪險之地為之尹長者林氏曰夷微盧烝之君長其亦蠻夷之官○陳氏曰三亳阪尹周立監以監之○呂氏曰古者險要之地或不以封諸侯而使王官治之是之謂阪尹也志載王官所治者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愚曰尹伯舉其長言之亞旅舉其屬言之互相備也○張氏曰上而王朝都邑外而侯國遠而與蠻夷之官皆得其人○呂氏曰司徒而下惟列官名而無他語蓋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愚曰文王未有天下所制未具此通序文武之治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愚曰此言文王知人之本也○陳氏曰常事乃事也司牧人

乃牧也不言準者以乃事乃牧該之也○孔氏曰以其用也○愚

曰文王之能宅人本於能宅心出入無時者心也然以宅之

則物欲交擾人之賢否孰從而辨哉能宅心則此心定靜昭

徹人才洞照無遺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之官用其能俊有

德者俊有德謂才德兼人也林氏曰天下百官如此其衆求諸其孰賢於上以得人人稱其職乎故

文王能宅心以立常事司牧而已三宅得人則天下無曠官矣附人矣○陳氏曰以君准牧觀準三宅其下則各委之三宅者此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

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愚曰此言文王任人之體也○吕氏曰九奏請訴訟所謂庶

言九刑群訟鞫所謂庶獄凡事數利害皆當戒懼所謂庶謹

國家之事不出此三者○唐孔氏曰有司之　若有司牧夫牧

養之夫○愚曰之猶及也○吕氏曰三者各有司存皆文王

所當兼惟付之有司牧夫順其用違或行或不聽其裁決而

已不言庶言者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則獄與謹可包之矣○愚曰文王於三者非獨罔攸兼亦罔敢知罔兼謂不以身侵其職罔知謂不以己意侵其權蓋既得賢則信任之專也○王氏曰君道以宅人爲職上必無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而爲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亦越說見上文○夏氏曰武王循惟文王安天下之功故於賢才之有義德者用而不敢廢循惟文王安天下之謀愚曰不廢哉文王謀所謂謀也故於賢才之有容德者從而無所違吊民伐罪惟剛果者足以有濟故言義德謀謨深遠非德字洪大者不能也故言容德文王行之於前武王述之於後故父子相繼並受此大大之基業或曰非德容德皆文王之已用武王復用之也容德者人所[illegible]尚故言從義德則非惡人所畏

任使以不取必之而已。陳氏曰文王纘大統未集然武王何下自公之以致並受不替。呂氏曰論文王以心以聽自貞本所言之以致武王以功以業自貞發用言之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

呂氏曰周公既言文武基業之大故歎而言孺子今既王矣承此丕基可不思圖其安之要乎篇中累言孺子王矣深警之也林氏曰向者周公不與成王自揚抃責在周公于王無為可也今既即政而王矣何可不念哉自此而下皆戒成王也。愚曰人罔不有初鮮克有終戒王繼續從今以往當常如下文所言以用賢我者我其君也見君臣一體也。或曰大者爲政小者爲事夏氏曰三宅之言牧夫準人蓋前已詳論故此略舉其等之官也。愚曰爲知厥若謂深察其所安也呂氏曰若順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乎下火順乎上蓋有理之而不下斷之而不上者矣然後我其所順者也人之於善皆無飾其外而勉爲者誠苟明知其所順則君子之不得而遺矣猶夏后之用丕訓德是也

丕乃俾亂相息亮反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去聲之自

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呂氏曰既深知之則當大使之爲治○王氏曰王者之得民上則受之於天下則受之於先王曰受民者言有畏上帝畏先王而不敢忽也○愚曰和謂和協於理無乖戾也○龍舒王氏曰一話謂言一事之終始一言則一句而已○孔氏曰末終也○彥說見太甲○呂氏曰於是不可使異議者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終惟成德之彥是治是用以治我所受之民○愚曰相民謂右助之乂民謂理治之互相備也上文言察之之精此言任之之專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呂氏曰以數言予旦已受人稱美之言皆告我以孺子王矣汝何以稱此言哉○張氏曰守成之君尚文故稱文子文孫○

呂氏曰前既言擇人以和獄謹哀矜未已復戒自今文子文
孫繼世者其敬戒勿誤辟于獄謹惟簡畀正人使以正法斷
刑正理發事所謂惟正是治之也三山陳氏曰我不敢不其人是謹于獄謹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
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呂氏曰前代圖任之得失既條列矣此又存言甚忠愛不窮
故言辭不已○愚曰前言有夏今言自古則不止夏商然自
先代古人近代商湯周文王莫不皆然○王氏曰繹如繹
絲謂紬繹其端緒○愚曰克宅謂任之當也又能從而紬繹之
謂詳其所行考其所就推究之詢事考言舜之明試考績也
此乃所以作其心防其怠而使之治拓之而後宅之宅之而
後繹之二者不可廢一蘇氏曰人有臨事而失其所賜者既已宅則復繹之○孔氏曰憸人

憸利小人也〈王氏曰憸人小有才而不知先王之大道者也○呂氏曰憸人巧慧給捷人主所易喜〉自古至商周之國則無有立政用憸人者憸人不順于德〈黄氏曰憸人小媚飾以察惟然并其心之所嚮與不識厥君若恪正相反〉是使其善國顯在其世○呂氏曰君子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用則降其國於晦昧王繼從今以往立政其勿用憸人其惟吉士用吉士以勱相我國家〈林氏曰勱勉也〉〈勱勉也怕也〉人主無他職惟以別君子小人爲職國家之存亡常必由之周公所以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而不自已也文武百官既庶常吉士周公復以其惟吉士望成王召公進戒之詩亦言王多吉士穆王命伯冏亦言吉士周家祖父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於吉士一代之治體蓋可識矣憸人吉士之反周家家法之所最惡者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呂氏曰繼自今文子文孫者自成王以至于後嗣也今文子

文孫者蓋指成王也王氏曰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 前言庶言庶獄庶謹
中言庶獄庶謹今獨云庶獄蓋舉其重者獨舉之孫氏曰以獄謹對庶言
言則獄謹為重以庶獄謹對庶獄則獄不重也 使王深知獄之不可少誤致嚴於典獄
牧夫之選也
其克詰爾起一 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吕氏曰兵者刑之大者也既言庶獄故繼言治兵○愚曰詰
究治也○唐孔氏曰戎亦兵也○愚曰詰戎兵如數軍實練
材勇講武習戰之類○蔡氏曰禹迹禹服舊迹也○愚曰陟
升也禹迹所及皆舊迹振作不使墮頹偷也○吴氏曰方行者
德威之所動聲教之所漸遐無往而不通也或曰方謂方方如此○愚曰内而中
國外而夷狄無不懾服覲者顯而見之之意耿亦光也耿光
光之著也烈烈聲見伊訓當時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兵威已振

復言此何哉蓋已治已安易至弛備以壞祖業者晉武平吳銷
兵而五胡之亂繼起唐穆宗得河朔銷兵而藩鎮之禍再作
詰爾戎兵於治安之後所以纘禹文武之光烈而保其業也
呂氏曰詰爾戎兵非言無事起兵人主言兵之事平日詰戎兵非用兵也勿謂無獄也所以全民命詰戎兵以除禍亂於未萌乃全民命之大者
視為無獄之心詰爾戎兵之制此聖人神武不殺之至仁也或謂詰兵乃所以召兵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愚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為常道行此常理而不易者為
常人常人如穀粟無異味布帛無異文而養生者常用而不
可一日易初非有新奇之行變異之巧也呂氏曰常人與吉士異名而同實常
謂不能與小慧新作者爭長故世主厭於聽合而治亂分焉周公所以深致意於末章數數言曰常言其難也不可易吉言其用之休戚
也或曰言用常人於兵刑之後以常人則能謹於此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
以列用中罰

孔氏曰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愚曰周公舉太史所記蘇公之事以告成王○三山陳氏曰蘇公能以式法而敬其所用之獄○愚曰以長我王國謂保育民命以保延國命也○呂氏曰治獄者當以此爲式法而有謹焉○蘇氏曰列者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呂氏曰周公既戒成王以擇司獄之職恐其未知取人之準則故述蘇公之事以爲萬世司獄之式也○愚曰立政以用人爲本而兵刑乃政之重者故以此終焉陳氏曰自詰爾戎兵至此疑有脫簡

書卷之十